

楔子

當今武林黑白兩道，眾多年輕高手紛紛脫穎而出。

現任武林盟主裴嗣清不過三十出頭，便在三年一屆的武林大會上力壓數位德高望重的前輩高人，以武、以德服人，榮登盟主之位，距今也不過半年之遙。

裴嗣清當上盟主之後，大家議論最多的就是他至今保持單身，到了他這個年齡的俠士多少都會有數名紅粉知已，江湖上卻從未聽過他與任何一名女人過從甚密。時間一久，不免有人猜想是不是這位年輕的盟主長相不堪入目，以致無一位女子願意與其結交，然則非也，裴嗣清雖不說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至少也是長相俊朗、身材修長的翩翩公子。

後來有人自裴家的管家那裡打聽到消息，據說這位年輕盟主是因為掛念初戀情人，才一直未成家，眾人這才恍然大悟，一時間關於裴嗣清初戀情人的猜測成為武林中最大的八卦，裴盟主為情所苦一事更有無數版本流傳，令裴嗣清哭笑不得，但他也懶得爭辯，任由外界去議論。

魔道盟主碧雲天則是一個非常神祕的人物，經常以黑色裝束現身，臉上戴著鐵面具。傳說碧雲天在武林中成名已經有六十年，大家紛紛猜測這個碧雲天要不是假貨，要不就是成了精的老妖怪。

有些不怕死的人為了求證碧雲天的真假，找上門去挑戰，結果當然是有去無回，自然又增添了碧雲天的神祕感，所以在空靈山上的碧雲宮根本就沒人敢靠近，人人都敬而遠之。

近來平靜的江湖發生了一件怪事，眾多門派的年輕弟子紛紛失蹤，失蹤的青年個個樣貌不俗，武功也不差，卻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不知何時，江湖上開始有個傳聞，魔道盟主碧雲天老矣，為了駐顏，便抓了俊俏的年輕男子回碧雲宮修煉邪功，一時間，武林各門派人人自危，這件怪事自然也傳到裴嗣清的耳中。

第一章

裴家大宅門口，罕見地有兩名年輕男子正爭執不下。

「大哥，你不要去，那碧雲宮太危險了。」青衣勁裝的裴嗣塵拉住兄長的手臂不讓他離去。

「二弟，我身為武林盟主，怎麼能不管這件事？」裴嗣清蹙起劍眉，拉開擋在眼前的二弟。

裴嗣塵知道自己理虧，但他仍不放棄阻止大哥的想法。這碧雲宮是個有去無回的地方，再怎麼說，大哥也是堂堂武林盟主，怎麼能讓他以身犯險？「可這樣的大事，還是和各大門派商量一下再做定奪比較好吧？」

「嗣塵，別擋在我前面。」裴嗣清一把拉開糾纏他半天的二弟，施展輕功身法搶出門去。

裴嗣塵雖武功不俗，終不是盟主大哥的對手，追了一段路便跟丢了。他無奈的歎了口氣，只能在心中祈求大哥此去平安無事，否則他家那愛哭的小弟不知又會哭出幾缸眼淚。

而這頭的裴嗣清，他甫一出府就發現有人鬼鬼祟祟的在跟蹤他，走出幾里之後，他假裝投棧，在客棧的房間裡取出隨身攜帶的易容藥物塗抹一番。

片刻工夫，一個英俊、帥氣的青年變成了一個面色土黃、平凡無奇的書生，他慢慢的步出客棧，仔細的留意四周動靜。此舉果然有效，他很快就擺脫了盯梢的人。這一路走來風平浪靜，裴嗣清很快就來到空靈山腳下，施展輕功登上旁邊一處小山頭一望，終於明白為何無人敢上空靈山。

山上瀰漫的煙霧是一種可怕的毒瘴，人獸聞到就會立刻斃命。他立刻取出避毒丹含在口中，這才敢潛入打探。

走了沒多久，碧雲宮就出現在他的眼前，大門前並無守衛，想來這碧雲宮中人對那毒瘴煙霧相當有自信才敢如此。他小心翼翼地在外頭巡視了一會才離開。

為了不打草驚蛇，裴嗣清特地在空靈山下住了幾日，仔細觀察了碧雲宮的情況，發現宮門雖無人看守，但宮內卻戒備森嚴，如要潛入，只有利用每日侍衛換班時才有可能。

經過縝密的考慮，裴嗣清決定於今日夜裡潛進碧雲宮，打探那些年輕俠士失蹤的真相。

碧雲宮中，身著淡青長袍的碧落繁正發著脾氣——

「你們都下去吧。」他斥退了跟在身後的左右護法。

「主人……」

「閉嘴，知道本宮是主人就給我滾！」他口氣不善，一點情面也沒留。

兩位護法臉色發白的退了出去，碧落繁這才收起脾氣，心平氣和的坐到書桌前，隨意找了本武功祕笈翻了翻。

仔細看去，書櫃上密密麻麻排列的全都是各門派的心法口訣，這全是由那些被綁來的各派弟子口中得來。

「什麼點蒼派，不過爾爾，招式繁雜，花招百出，一點也不實用！」把祕笈扔在地上，碧落繁有些氣悶。

他越看越煩躁，不由握緊了手中的玉珮。又從書桌的抽屜中取出一張畫像展開，畫中描繪著一位天仙似的絕色少女，她身披紫紗、手執羅扇，正抬首望著幽黑星空，雙目含情，像在等待著什麼……

碧落繁細細撫著畫上美人的眉目，眼眶泛淚，似乎有些傷感。

仔細看去，畫中美人的相貌與他相當神似，只是碧落繁一雙濃眉掃去了女孩家的脂粉味，有著一股不凡的英氣。

「瑩姑姑，我一定會為妳討回公道，待我學會了所有門派的功夫，定要讓那個害死妳的負心漢裴嗣清下十八層地獄！」他猛地一拳擊在桌面上令油燈顫了顫，竟然滅了。

碧落繁在黑暗中回想當年，溫柔的瑩姑姑待他極好，在沒了爹娘的他心裡，瑩姑姑就如同他的娘親一般。

可直到他五歲，瑩姑姑又照例外出一段時日歷練，某日回宮後，就整天鬱鬱寡歡，

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最後就這麼去世了。

他傷心欲絕，不懂原因為何，直到某天無意間聽到宮中下人碎語，才知道瑩姑姑每月出宮幾日是為了一個年輕男子，但那男人為了名利拋棄她，才令她心碎而死。這對他而言無異青天霹靂，他一心想找這害死瑩姑姑的負心漢償命，卻被爺爺碧雲天攔了下來，說他年紀尚小，且一點武功也不會，如何報仇？

之後，原本不愛習武的他日日勤練武藝，學會了爺爺的獨門絕學，更在爺爺死後掌管碧雲宮，成為新一任宮主。只是他年紀尚輕，長相又俊秀貌美，怕不足以服眾，便學著爺爺身著黑衣、戴鐵面具，對外自稱碧雲天，以爺爺的威勢鎮壓魔道群雄。

只是做到這一步，他本以為自己可以報仇雪恨了，卻又意外聽到當年的仇人裴嗣清憑真才實學當上了武林盟主，現在的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對手。因此他才命下屬抓來各門派的年輕高手，從他們口中逼問各派絕學，希望能找到克制裴嗣清的武功。

碧落繁想起過往的一切，不由得又悲從中來。

突然，門外傳來一聲輕微的響動。

碧落繁一驚，忙喝道：「誰？！」同時伸手點亮油燈，想看清來人。

原來這不速之客正是裴嗣清！

他今夜趁著碧雲宮中侍衛換班、疏於防備之時悄悄潛入，不料還是驚動了守衛。幸好他憑著高明輕功用開追兵，往深處前進，來到這處防備顯然較為鬆懈的院落，以躲避搜查。

裴嗣清原以為此房中無人，不料突然亮起燈來！他抬頭一望，只見桌旁立著一人，眼眉如畫、模樣俊美，好似神仙人物……

只是一眼，便讓他心碎，他顫抖著身軀，猛地衝到碧落繁的面前，握住他的雙肩，激動的望著他。

「瑩瑩……」望著思念許久的情人，裴嗣清心中有股說不出來的酸楚。

情緒過於激動，他甚至忽略了眼前的人兒是個男子，滿眼都是那抹忘不掉的倩影。

「你是何人？為何喚我瑩瑩？」碧落繁眉頭輕蹙，不解地望著眼前呼喚瑩姑姑聞名的男人。

「瑩瑩……妳怎麼不認識我啦？我是清啊，我是嗣清啊！」

嗣清？！裴嗣清！碧落繁猛地睜大眼睛，沒料到他一心要復仇的對象就在眼前！

可他武功尚未大成，恐怕不是裴嗣清的對手……至少現在不能單獨與他兵刃相見，他得想辦法招來屬下，一同擒下這負心之人。

「請你放手，在下姓碧名落繁，不是你口中的瑩瑩，請你看清楚，在下乃男兒之身！」碧落繁想著，無情的將裴嗣清推離自己。

被猛然一推，裴嗣清腦子清醒過來，意識到眼前的俊秀少年並不是他的瑩瑩，臉色乍然一變。

此時他的視線正好落到桌上的美人圖上，那不正是當年他畫來贈與瑩瑩的嗎？

「你怎麼有這張畫？這是我送給瑩瑩的……」凝視著眼前與情人有八分相似的臉

龐，他確定眼前的少年肯定與瑩瑩有關。只是瑩瑩曾說她只有一個兄長，可惜英年早逝，這麼說這個少年不是她的弟弟……

而當年他與瑩瑩分別之際，瑩瑩哭得梨花帶雨、傷心欲絕，難道那個時候她……

「我……」突然猶豫起來，碧落繁考慮該如何回答才不會引起他的猜疑。

眼尖的裴嗣清又看到碧落繁手中的玉珮，思緒電轉，一個驚人的念頭浮現腦海，還未等碧落繁說完，便撲上去把他抱在懷中。

「孩子，你是瑩瑩的孩子吧……」

這少年定是瑩瑩的孩子，也是他的孩子，他與她長得簡直一模一樣，手中還有她隨身的玉珮，更是不假了！

碧落繁一時間忘了掙扎，不知道裴嗣清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，竟把他當成瑩姑姑的孩子？！

可這也不能怪裴嗣清認錯，碧落繁和碧瑩瑩長得實在太像了，而碧落繁實際雖已過弱冠之年，卻因外貌俊秀，看上去不過十五、六歲的模樣，以這「誤會」的年紀推算確實有可能。

「沒想到我的兒子都這麼大了，讓為父好好看看你！」眼眶含淚，雙手扶住碧落繁的肩膀，裴嗣清仔細的端詳著他，他從沒想過自己會有個兒子。

「喂，誰是你兒子啊？別胡亂認人！」碧落繁這才回過神來，猛地推開裴嗣清。可他突然靈機一動！這男人將自己當成他與瑩姑姑的兒子，那他何不趁此機會……

「孩子，我知道當年是我對不起瑩瑩……我不該丟下她獨自學武，你娘現在在哪裡？快帶我去見她！」裴嗣清激動地追問。

「你真的想見她嗎？她就在那邊的山丘上！」

碧落繁冷哼一聲，抬手指著窗外，依稀能看清他指的地方是一片不小的山丘，碧瑩瑩死後正是埋在那裡。

「走，快帶我去看她，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很想她……」沒意識到碧落繁話中的另一層意思，裴嗣清滿臉興奮，只想著能見到朝思暮想的佳人。

「她活著的時候你不來，死了你來有什麼用？你難道想看她死得夠不夠慘嗎？」惱怒的推開裴嗣清，碧落繁恨他當年恨心的拋棄瑩姑姑，如今卻一副假惺惺的模樣。

「什麼！你說她死了……瑩瑩死了……」深受碧瑩瑩死訊打擊，裴嗣清整個人晃了一下，腦中一片混亂，連此行的目的也忘了一乾二淨。

「哼！」重重的一拂袖，碧落繁沒給他好臉色的轉過身去。

「落繁……」望著只比自己矮上少許的碧落繁，裴嗣清有股說不出來的無奈。

聽到他這一喚，縱使心中再多怨忿，碧落繁仍想起剛在腦中成形的計畫。不行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他定要讓裴嗣清嚥到極深的痛苦後再死去！

如此一想，他假裝低低一歎，回頭看著裴嗣清，眼神充滿了悲傷、激動等複雜情緒，「爹，娘已經死了，你再悲傷難過都已是無用了。」

只要報復的目的達到，認個便宜爹又如何？何況，若以另一種身分隱藏到武林盟

主身邊，對碧雲宮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！

「你叫我爹？」裴嗣清瞪大雙眼，滿臉的不可思議。

原以為碧落繁不會輕易的原諒他，沒想到居然這麼容易就叫他爹？這一聲爹對如今的他而言無異於一個救贖。是了！這真是自己與瑩瑩的孩子，定是她告訴過孩子自己的事！定是如此！

「你不喜歡我這樣叫？那算了，我到娘墳上告訴她，你不認我！」碧落繁佯裝生氣，就要往外走。

「慢著，誰說我不認你了？你是爹的兒子，爹疼你都來不及，怎麼會不認你，我還要帶你回家認祖歸宗呢！」裴嗣清忙攔在了他的面前，長臂一伸，把他拉入懷中。

碧落繁只是眉頭一皺，沒有掙扎，順勢靠在他寬闊的胸膛上。

嗯……什麼味道？有股淡淡的檀香味，卻又不是很明顯，這股香味緩緩侵入碧落繁的呼吸中，居然有股令人安心的感覺……

從小就沒了爹娘，一直在爺爺和姑姑的照料下成長，他從來沒有感受到父親般的關懷，如今裴嗣清的懷抱竟令他一陣恍惚。

「繁兒，你今年應該十六了吧？」輕拍著懷中人的背，裴嗣清微笑著問。算算時間，也該是這年紀了。

「嗯……」沒有多說話，碧落繁只是順著應了一聲以免說多了露餡。

「對了，繁兒，你怎麼會在碧雲宮裡？」突然察覺到什麼地方有些不對，裴嗣清急忙推開他，正色以對。

雖然瑩瑩姓碧，但從她提起家裡事的內容想來，並不像出自碧雲宮這邪派之中，她的氣質也不像在這種地方成長，可落繁卻在這裡，而看他的衣著裝扮也不像是僕役或守衛，難道說……

「呃……」碧落繁一時詞窮，倒沒想到懷疑來得這麼快。

「碧雲天和你有什麼關係？」他這麼一猶豫，讓裴嗣清心中的疑雲更大。

「你想多了吧？碧雲宮裡的人全都姓碧，我之所以姓碧是因為宮主他……」

碧落繁話還沒說完，裴嗣清已臉色大變地搶白。

「你……難道你……是碧雲天的男寵？」

碧雲天在外的名聲不好，再加上碧落繁相貌秀美，又一副手無縛雞之力、衣食無憂的模樣，也不像在宮中受過苦，聯想到近來年輕俠士的失蹤，直覺唯一的可能就是男寵！

「我……」微微一顫，碧落繁差點笑岔氣。

他不過含糊其詞，裴嗣清就胡亂猜想，居然以為他是「碧雲天」的男寵？這倒有趣了。看來瑩姑姑當年並沒有將她的身分告知這個負心漢，否則他怎會做出如此誇張的猜測？

「繁兒，你受苦了……」眼眶有些紅，一想到他的兒子居然受此折磨，裴嗣清的心中就一陣酸楚。

他對不起瑩瑩，更對不起繁兒，如今他說什麼也不能再讓他待在碧雲宮中受辱！

「爹，我不苦，宮主最寵愛我了，宮中的人見我都要讓三分呢！」碧落繁故作天真的拉著裴嗣清的大手說。

既然他要誤會就讓他誤會到底吧，讓他以為自己是個涉世未深的少年，不知好與壞，如此一來，他就更不會受到懷疑了。

「你還太小，根本分辨不出是非，別以為碧雲天寵你是好事，其實他對你……」裴嗣清欲言又止，一想到繁兒被碧雲天壓在身下，他的心中立刻湧現熊熊怒火，恨不得馬上找到碧雲天，一劍解決他，「咱們不說這些。繁兒，爹帶你離開這裡可好？」

「嗯，繁兒想跟著爹走。」

「好，我們現在就走。」牽起碧落繁的手，裴嗣清運起輕功躍到房外，警戒的掃視四周。

屋外靜悄悄的，蟬兒鳴叫不停。碧落繁向來喜靜，加上方才又大發一頓脾氣，因此他寢居四周一個守衛也沒有，正好給了裴嗣清機會。

「爹，不去看看娘嗎？」碧落繁突然問。

「當然要去，但不是現在，現在最重要是帶你出去。」

他何曾不想去看瑩瑩？只是碧雲宮守衛森嚴，碧雲天也是赫赫有名的魔道高手，如果是他一人，自然是要闖一闖的，只是此時帶著年紀尚小的孩子，他說什麼也不能讓繁兒涉險！

「哦……」沒有再多話，碧落繁點點頭，「那好吧，繁兒來帶路，這兒的地形我比爹熟。」

裴嗣清一心想快點離開這裡，便點了點頭，跟著碧落繁的腳步，一路往偏院走去。碧落繁趁裴嗣清不注意時，悄悄在侍衛會行經的地點留下信號，讓他們可以循訊追來，隨時提供自己幫助。

眨眼工夫，兩人便來到高大的院牆前，而唯一的門卻是鎖著的。

「繁兒，你知道這附近還有其他的出口嗎？」他柔弱的外表讓裴嗣清下意識認為他不會武功。

「沒有，這裡就這一扇門。」為了拖時間等屬下找到他們，碧落繁故意搖頭。

「那算了，我抱你出去。」裴嗣清長臂一伸，把人抱在懷中，躍到高牆上。

緊緊抓住裴嗣清的衣袍，碧落繁努力表現出首次飛到高處的模樣，為了讓表情更加逼真，他回憶著瑩姑姑的模樣，心裡一陣絞痛，連手指也握得泛白。

「繁兒，怎麼了？你的臉色好難看。」甫一落地，裴嗣清便緊張地察看他的神色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有些懼高。」碧落繁隨口回答，不過倒是的確覺得有些冷，不由搓了搓雙臂。

「看你臉色發白，還說沒什麼？」裴嗣清越看越擔心，再把他抱入懷中，飛一般的朝山下跑去。

碧落繁有些訝異，沒想到裴嗣清真的把他當親生兒子般對待。

注意到後方黑影一晃，他立刻察覺到是宮中的人跟了過來，他兩眼一閉，歪了歪嘴角，並沒有做出指示。

擔心他情況的裴嗣清卻忽略了跟在身後的那抹影子，直到在鎮中急切地拍開一家醫館的大門，請大夫替兒子檢查一番，得知碧落繁並無大礙之後，方才鬆了口氣。

「繁兒，你先在這裡小睡一會兒，等天亮了，我們再趕路。」輕撫著他潔白的額頭，裴嗣清仍有些放心不下，便坐到床沿邊，靜靜望著酷似瑩瑩的兒子。

碧落繁在碧雲宮中雖地位崇高，但自幼失去父母，疼他的姑姑和爺爺又相繼去世，他已經許久沒有享受到有人關切的溫暖感覺，對裴嗣清的態度既感彆扭又有些不明所以的眷戀。

「睡吧，等一下還要趕路。」見他始終未闔眼，裴嗣清溫柔的摸著他的長髮，哄著他入睡。

第二章

清晨，細碎的陽光透過窗子灑在碧落繁臉上，他那纖長的睫毛輕輕一動，黑亮的雙眼睜了開來，初醒的他猶帶睡意，眼前也有些矇矓。

「嗯……」突然意識到身邊有人，他不免嚇了一跳。

向來獨睡的他身邊何時多了個人，他竟不曾察覺？難道說他的武功退步了？

但一看見趴在床邊的裴嗣清，他便想起了昨天的一切，不禁扯扯嘴角一笑，自床上坐了起來，伸了個大大的懶腰。

「你醒了？要是睏就再多睡會兒……」裴嗣清向來淺眠，碧落繁這一動便也醒了，暗自活動了一下痠麻的左臂。

「不睡了，不是說今天要趕路嗎？」碧落繁想早點混入裴家，整理了下衣裳，與裴嗣清對視。

略一頷首，裴嗣清也覺得越早上路越好，他昨夜已放出信鴿通知二弟接應，若是碧雲宮的人追了來，只要和援兵會合，便有恃無恐了。

「請問裡面的是裴公子嗎？」

突然，門外傳來訊問聲，碧落繁不悅的挑了挑眉，雖然不高興也沒有出聲。

「在下正是，有事嗎？」裴嗣清拉開房門，一踏到門外又立刻反手把門關上。

來人正是醫館的僕人，「裴公子，有位大爺找您，請您到前廳去一趟。」

「好，麻煩你帶路。」裴嗣清心中猶在猜測究竟是誰在他剛離開碧雲宮就找上他，會不會是碧雲宮的人？但又覺得不像，如果是碧雲宮的人何必如此客氣……腦中思緒變化萬千，他腳步卻沒有停。

「流水，你還不進來？」視線往外一掃，碧落繁斜著身體坐在桌邊，不知道心中在盤算著什麼。

「主子。」

黑影一晃，右護法便跪在碧落繁的面前，他深知碧落繁個性陰晴不定，低頭不敢多話，生怕惹怒了他。

「人都照我的命令部署好了嗎？」碧落繁問。

「是，屬下已全部安排好了，請主子放心。」

「很好，若無其他事便下去吧，小心被裴嗣清發現了行蹤。」碧落繁說完，流水

仍未離去，看表情似乎有話未盡，他不耐煩地問：「還有何事？」

「回主子，屬下得到消息，近來那些自稱正道的門派，以除魔衛道之名，居然糾集起來要剷除主子您以及碧雲宮。」把連夜得到的消息飛快的報告，流水的心情也無比沉重。

「哈哈哈！除魔衛道？就憑他們這群烏合之眾？」碧落繁狂妄大笑，他向來沒有把那些正道人士放在心上，何況那些人都只是嘴上仁義。「他們推選誰為領頭之人？」

若是按他的猜測，那些人定會推舉裴嗣清為首，還有誰比他這個武林盟主更合適這個位置？

「呃……他們推選的正是武林盟主裴嗣清。」

「哦，看來我猜中了，這倒有趣了，我倒要看看裴嗣清怎麼下手殺我！」一想到裴嗣清左右為難，不敢下手的模樣，他的心情就無比愉悅。

「好了，你走吧，有事我會召喚你，記住，沒有我的命令不要出現！」說完他冷冷下了逐客令。

就在流水離去後不久，裴嗣清推門走了進來，一進門他便皺起了眉頭，神情帶著戒備。

「怎麼了？我肚子餓了，沒早飯吃嗎？」

驚覺裴嗣清的敏銳，碧落繁上前拉著他的衣袖，刻意裝出少年的天真模樣，轉移他的注意力。

他這招果然有用，裴嗣清立刻放鬆警覺，對他笑道：「你不說我倒忘了，這裡是醫館，我們到外面找間小店去吃。」

「那就快走吧，我都快餓死了。」碧落繁拉起他的手就往外走去。

裴嗣清任由碧落繁拉著，腦子裡還都是方才那人說的一番話……

來人正是江湖中人稱善惡先生的布大俠，一見面便開門見山，力邀他擔任此次剷除魔教的首領，他本想推託，但對方卻說他身為武林盟主，有職責在身，這個位置除了他之外沒有更適合的人選了。

無奈之下，他只得硬著頭皮答應下來，如今望著碧落繁，真不知此事是否該告知他好？

說了，怕他對碧雲天有依戀而破壞全局。不說，又不想凡事都瞞著他，真是左右為難！

「爹，你有心事？」

碧落繁已經坐在桌邊，高高興興的吃早飯，卻發現裴嗣清神情恍惚，有幾次饅頭差點送到鼻子上，忍不住出聲喚他。

「沒……我哪有心事，你快吃吧。」察覺到自己的失態，裴嗣清連連失笑，趕緊打起精神啃著饅頭。

「哦，有事可不要瞞我，我最討厭被蒙在鼓裡了，要是被我知道，絕對不原諒！」意有所指，碧落繁狠狠咬著只剩一半的饅頭，好似在啃裴嗣清的肉一般。

「怎麼會？怎麼會？」裴嗣清冷汗直冒，感覺到自己的心虛，不想讓碧落繁看出

來，只好硬是扯出笑容。

還是不說的好，他實在不想讓繁兒再和碧雲宮扯上關係！

碧雲宮相當於橫在他與繁兒中間一道抹殺不去的陰影，只有消滅了這層阻礙，他才放心讓繁兒在他身邊生活下去，這也是他思考再三後，之所以答應善惡先生的原因之一。

「不會就好，爹也吃吧，粥都涼了。」碧落繁笑意盈盈地勸著。

裴嗣清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，完全沒發現眼前人眼中透出一絲厲芒……

「裴大盟主，心情真好啊，一大早就帶著小情人卿卿我我，怎麼也不叫奴家一聲？」一道突如其來的做作聲音破壞了碧落繁還算不錯的心情。

一座金頂藍綿大轎停在了小店的門外，四個轎夫一看就知道外家功夫不弱，珍珠轎簾發出悅耳的聲音，往來行人不由紛紛猜測，不知這是哪來的富家女。

珠簾掀起，一道白影便落到了碧落繁面前，近引得碧落繁連連皺眉，若不是裴嗣清在場，他肯定一巴掌就搊了過去。

「裴大盟主，近來可好？」

若說此人是女子，卻又不像，若說是男子，他又身著雪白長裙、手執輕羅小扇，臉上撲的粉少說也有三層之多，還故作羞澀，猛朝裴嗣清拋媚眼。

「多謝憐君公子關心，裴某很好。」連看也不看對方一眼，裴嗣清冷漠卻有禮地回答，算是給對方面子。

這憐君公子在道上亦正亦邪，邪的是他功夫陰毒，加之明明是男子，裝扮卻不男不女，更從不掩飾他喜愛年輕男子的癖好。可嚴格說起來他卻不曾做什麼傷天害理之事，因此正道中人對他雖諸多批判，卻也不多加干涉。

只是不知為何，自上次武林大會之後，這憐君公子就纏上裴嗣清，簡直可以說他走到哪，憐君公子就跟到哪，三番兩次表答愛慕之情。上次在府外看到的追蹤者，多半便是此人的手下。

「爹，這個大姊姊是什麼人啊？」早從對方的眼中看出其對裴嗣清的愛慕之意，碧落繁兩眼一翻，不悅的插話。

「哎喲，原來這位是裴大盟主的兒子！」一聽眼前的漂亮少年居然是裴嗣清的兒子，憐君剛才那股酸勁一掃而空，恨不得當場便巴上去。

碧落繁與這憐君公子也算熟人，還和他交手過兩次，不過都是戴著爺爺的面具，以碧雲天的身分與之交手。他向來討厭這不男不女的傢伙，可倒是第一次知道憐君公子竟然對裴嗣清有意思，而且還纏得這般明目張膽……

想到這裡，碧落繁氣就不打一處來。這男人拋棄了瑩姑姑不算，竟到處拈花惹草，連個人妖都招惹上了！想著，對著一臉討好的憐君公子自然也沒有好臉色。

裴嗣清見他不悅，又怕讓剛認的兒子知道有這麼個人物對自己糾纏不休，便下了逐客令。「憐君公子，裴某還有事，若無要事便請吧！」

而憐君被拂了面子，心頭火起，便嬌滴滴地尖聲道：「有事，怎麼會沒事？奴家可從沒聽說過裴大盟主成了親，還有個這麼大的兒子。」

語畢就看到裴嗣清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憐君得意一笑，得寸進尺地又道：「該

不會是哪個不要臉的蕩婦勾引了咱們裴大盟主，還是看盟主大人心軟，把不知道從哪抱來的野孩子逼你認做兒子吧？」

「你這一——」

「憐君公子！請自重！」

碧落繁聽他如此汙辱自己，氣急敗壞地就想上前給他一個教訓，卻沒想到裴嗣清已先他一步怒吼出聲。

就見男人猛地站起，低沉聲音中飽含怒氣，「這是裴某的私事，你若要拿此事做文章，就休怪裴某翻臉無情，我們父子還要趕路，憐君公子請便，裴某先走一步！」說完，拿了劍、扯了碧落繁就走。

背對著對方的裴清嗣沒看見，但碧落繁回頭就瞧見了一臉蒼白立在那兒的憐君，他雙目中射出怨毒的目光，氣沖沖的轉身上轎。

碧落繁心中隱隱有些不安，雖然憐君公子論武功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可他最擅長使毒使陰招，不知他是否會對裴嗣清懷恨在心、伺機報復？

本來此事也輪不到他操心，可如今既已決定要讓裴嗣清嚥到極端的痛苦後再死去，他便不能讓別人搶先一步。

裴嗣清的命是屬於他碧落繁的，只有他才能取他性命！

兩人一前一後走在山間，正午時分，天氣悶熱，兩人都是汗流浹背。

「好熱，爹不熱嗎？」碧落繁忍不住拉了拉身邊的裴嗣清。

他停下腳步，抬袖拭去額角的細密汗珠，夏日裡，他向來喜歡在宮殿中乘涼，如今卻在樹林中餵蚊子，實在快令他受不了了。

「再忍耐一會，我記得前面不遠處有條小河，過去就可以涼快一下了。」看著碧落繁額角細細的水痕，他也有些過意不去。

「嗯，那快走吧。」碧落繁望了一眼地上流水留下的記號，立刻明白裴嗣清所說不假。

一想到有水，步伐也快了起來，他連走帶跑，很快就見到了一條小河。

見到清澈的河水，碧落繁二話不說便寬衣解帶，跳了進去。

裴嗣清怕他有事，連忙趕上前，但看著那張酷似瑩瑩的臉龐在眼前漾開迷人的笑容，他的心猛地一跳。

裴嗣清無法控制自己，癡癡望著湖中人優美的裸背，晶瑩的水珠從那雪白的肩頭滑到腰際，光潔如玉地……引人遐思！

平常隨意束起的黑髮濕答答的披散在身體兩側，直洩腰際，襯得那腰身白皙而優雅，之前他就覺得繁兒的腰很細，只是從來沒有想過細得這麼……

裴嗣清突然回過神來！對自己的想法詫異萬分。他怎麼對著繁兒的背影產生歧念？！繁兒是他和瑩瑩的孩子，不論他長得如何像瑩瑩，他都不該胡思亂想！

忽然，碧瑩瑩與碧落繁的樣子突然重疊在一起，瑩瑩的一顰一笑居然不再像以前那般清晰，他的眼前全是碧落繁纖細的背影，久久無法散去。

「裴嗣清，你說他是你兒子，哪有人對自己的兒子臉紅？！」身後，憤怒的男聲

傳來，昭示著外人的介入。

「憐君公子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雖然詫異憐君出現在此地，裴嗣清仍然第一時刻回過神來，衝到繁落繁身前，護住了他。

「好啊，你們這對姦夫淫夫，居然欺騙我？還在野外幹這種苟且之事，我要殺了你們！」

一直遠遠跟著兩人的憐君，原本早就嫉妒繁落繁能跟著裴嗣清，加之又懷疑這兩人長得一點也不像，本就不信他們是親父子，如今又看到這一幕，自然怒火中燒，當下便出來怒斥裴嗣清，甚至有些歇斯底里。

「憐君公子，我不過是沖個涼，爹在一邊幫我守衛，你就這樣顛倒黑白，長眼睛了沒有？」碧落繁連眼皮都沒抬一下，也不立刻上岸，只是微微轉身。

憐君從他們出城便跟在後面，裴嗣清不知道魔道中人有一套獨特的跟蹤手段，但他卻一眼就認了出來。

他之所以沒說出來，是想看看這傢伙到底想幹什麼？他相信裴嗣清絕對不可能任由他人傷害他。

「我顛倒黑白？是誰不要臉脫光了衣服引誘裴嗣清？你給我出來，今天我不殺了你，難解心頭之恨！」憐君怒斥，扇端寒光一閃，扇骨突出一根根細小鋼針，針上烏黑一片，一看即知淬了劇毒。

「憐君公子，你幹什麼？不准你傷害繁兒！」裴嗣清臉色一變，神情凝重，從腰間抽出佩劍橫在胸前。

「你還護著他！」

憐君原本並沒有真心想翻臉，可自己纏了他那麼久，從未得過什麼好臉色，這不知打哪來的少年竟能得他關愛，叫他怎麼不怒？一氣之下，他也顧不了那麼多了。劍光扇影交錯，數招過後，憐君氣息紊亂，顯然後繼無力。

「憐君公子，你走吧。」裴嗣清收劍，不再出招。此人雖三番兩次出言中傷，但並未真正傷人。

「快滾吧，打不贏我爹，還在這裡丟人現眼！」吐了吐舌頭，碧落繁從裴嗣清的身後露出頭來扮了個鬼臉。

他倒想看看這憐君公子的耐性有多好，這次若能借裴嗣清之手除掉憐君，便等於除去了一個阻礙！

「你該死！」果然，憐君禁不起激，一扇刺來。

「爹……」碧落繁縮了縮，把身體藏到裴嗣清身後。

「賤人！」氣紅了一張臉，憐君硬是強忍著沒有出手。可他的眼中閃過一絲陰狠，衣袖悄悄輕抖，紅光一閃，兩道影子飛快鑽入草叢中並往河中移動，碧落繁因為躲在後面沒有看到。

他未動，裴嗣清自然也不好出手，只得舉劍相對。

僵持不下的局面讓碧落繁有些不耐，他取髮做暗器，食指一彈，細髮轉眼便射入靜心等待結果的憐君胸前。

「啊……」輕哼一聲，手中的小扇落在了地上，憐君人也不穩的往後退了兩小步。

這時，一道紫煙從憐君手中小扇散出，朝小河這邊飄來。

裴嗣清手中長劍一捲把紫煙挑走，暗道此人心腸歹毒，居然放出毒煙傷人，當下不再留情，眼看就要一劍刺在憐君身上，卻聽身後一聲呻吟，他趕緊回過了頭——只見碧落繁彎下腰，面露痛苦之色，一張秀麗的臉龐慘白如紙。

「繁兒……」拋開長劍，裴嗣清飛躍到河中，一把摟住搖搖欲墜的人兒，將他扶到岸上。

「憐君公子，你好狠的心！」惡狠狠的瞪著憐君，碧落繁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。真是一時大意，沒想到自己在對憐君下毒手的時候，他也同樣使了計……

看來憐君剛才那一甩袖，就是為了放出毒物來，自己一心只想殺死憐君，竟忽略了水中的波動！

眼前裴嗣清的臉已經有些模糊，似近又似遠，他想抓住卻又抓不住——

「憐君，你對繁兒做了什麼？」不確定碧落繁傷在何處，裴嗣清怒不可遏的瞪著罪魁禍首。

看著這如玉般的孩子就這麼倒了下去，他心中如似刀割，他怎麼能讓繁兒受到傷害？

「沒做什麼，只是讓我的小寶貝咬了他一口。」憐君招招手，兩道紅影從水中竄出，轉眼便纏在他臂上，竟然是兩條一尺來長的小蛇，頭呈三角狀。

碧落繁的臉色變了，憐君公子修煉毒功，最要命的就是他隨身的兩條毒蛇，被其咬中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「哈哈！裴嗣清，你不是說他是你兒子嗎？那你就看著他去死，好好體會一下喪子之痛吧！」憐君諷刺了一番，大笑著轉身離去。

「你……」懷中抱著碧落繁，裴嗣清根本就無法追上去，只能眼睜睜看他遠去。

第三章

聽到懷中人兒痛苦的呻吟，裴嗣清回過神來，立刻掏出解毒丹，送進碧落繁嘴裡。吞下藥丸，折磨著他的疼痛稍稍減去一些，可碧落繁還沒來得及鬆口氣，體內便又燃起一股無名熱火，燒得他渾身發燙，就像被人丟進火中似的。

「燙……好熱……好熱……」他無意識地呢喃。只覺得那股火從丹田向四肢蔓延開來，很快佔領了他整個身體。

憐君所養的毒蛇本性淫，除了毒性厲害之外，更要命的還是那股混在毒性之中的催情之物。裴家解毒丹雖不是專解蛇毒之用，但也抵銷了不少毒性，可這便讓潛藏在毒性之中的催情成分更加肆無忌憚地起作用。

其實，要解毒很簡單，只要把淫毒洩出來便沒事了，但並不瞭解毒物的裴嗣清卻不明白這一點，頓時急得團團轉，只想著如今已是夕陽西下，來不及趕進城找大夫，可該如何是好？

「繁兒，忍著點，我……」輕拍碧落繁潮紅的臉頰，他慌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這荒山野嶺叫他如何尋藥解毒？！

「繁兒，讓我看一看傷口。」裴嗣清猶豫了一下，去拉碧落繁的手臂，打算先看看傷口，想知道能否把毒弄出來。

此時，碧落繁全身無力，未被徹底解去的毒液已經侵蝕了他的身體，他現在只有抬手的力氣，無法阻止裴嗣清的動作。

「不要……」傷在那麼尷尬的位置，怎能讓外人看到？

「繁兒，把手拿開，這毒不能再拖下去。」看著碧落繁倔強的咬著下唇，死都不肯放手，裴嗣清只得強行把他的手拉開。

「天啊！」看見傷口，裴嗣清驚呼一聲。

他的傷處正好在大腿根部最隱蔽的地方，紅腫的牙印留在白皙肌膚上格外醒目。

「嗯……」疼痛令碧落繁輕哼一聲，手臂無意識地搭到裴嗣清肩上。

「別動，我幫你把毒吸出來。」

眼見碧落繁臉色潮紅，痛苦難當，裴嗣清硬下心，嘴湊近傷口把毒吮吸出來，希望能減輕他的痛苦。

「啊……」敏感處被觸碰，令碧落繁尖叫一聲，五指急收，緊緊的扣住裴嗣清的手臂，情不自禁的喘息。

「唔……」無意間碰到碧落繁昂起的熾熱，裴嗣清的臉也紅透了。

心中有了雜念，自然雙目中的神采也起了變化，連看著碧落繁的眼神也帶了分異樣。

淡淡嫣紅佈滿嬌弱人兒那玉雕般的身子，彷彿一朵雪蓮緩緩綻放出最美麗的瞬間。

這是他的繁兒嗎？那副柔弱卻又堅韌的模樣如此攝人心魄，令他心神一盪，差點忘了自己正在吸毒。

「嗯……好熱……幫我……」碧落繁幾乎語不成聲，只知道很不舒服，渾身發燙，急需尋找釋放的方法，而身下那雙唇卻像冰塊一樣能抒發他全身的燥熱，便不顧一切的挺起了腰，想要更靠近些。

而他不自覺的回應竟令裴嗣清腦子像炸開一般，理智碎成一片，情不自禁地深深吮了下那白嫩的大腿肌膚。

「爹……」

這瞬間，碧落繁無意識的低喃，像警鐘敲在裴嗣清的頭上，一下就把他敲醒了。

「繁兒……」裴嗣清慌忙鬆開懷中的人兒，倒退數步。

他居然對自己的兒子有了不該有的慾望，實在是天理不容！

「痛……」沒有了依靠，碧落繁摔在地上，呻吟了一聲。

望著可憐兮兮的碧落繁，裴嗣清猶豫著是否該上前抱回他……

抱吧，怕自己又會產生歧念；不抱吧，此時夜深寒重，在地上待久恐會傷身，而且繁兒又身中蛇毒……

無奈的歎了口氣，終究還是狠不下心來不管，裴嗣清大步上前抱起了碧落繁，小心翼翼的不碰到他的傷口。

汗濕的長髮貼在如玉的臉頰上，顯得有些狼狽，卻又有另一番風情，若在平時，碧落繁絕對不會露出此等模樣。

「繁兒，你忍耐一下，等毒性過了就好了。」不知毒性的裴嗣清用手輕拍著他的

背，軟言相慰。

「不……好熱……救我……」但被淫毒折磨的碧落繁卻神智混沌，不顧一切抓起裴嗣清的手臂便咬，卻依然解除不了那麼人的燥熱。

「嗯……」裴嗣清痛得鑽心，卻沒有收回手，只是擰著眉頭，心疼的望著滿頭大汗的他。

「幫我……幫我用手……」雖說神智有些不清，但碧落繁的求生本能還是讓他意識到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洩精。

從小就我行我素慣了，他也不覺得這樣有何不妥，只是想盡快解毒，話便脫口而出。

可裴嗣清就算是聽清楚了，也不敢貿然動手。只見他俊臉漲得通紅，又窘又猶豫……他可從沒有用手幫其他人做過這種事啊！

「快……難道你想我死在這裡嗎？」感覺到四肢漸漸麻木，碧落繁沒好氣的低罵。他以為他想要別人替他做啊？若不是雙手無力，他絕對不會開這個口！

苦悶再加上毒性鑽心，他張口就狠狠咬上裴嗣清的肩膀。

「很疼吧？」並不理會自己肩膀上的痛楚，裴嗣清反而安撫起掛在身上的人兒。

「快……」碧落繁不耐的扭動身體催促。

「你……好吧，僅此一次！」裴嗣清一咬牙，拋開腦中所有雜念，拉開碧落繁的長腿，右手探了過去。

「啊……」只是一剎那的觸動，就舒服得難以用言語表達。

練劍的厚繭滑過那堅硬卻又光滑如玉的昂揚，激起一道酥麻電流，碧落繁閉上雙目，把頭靠在裴嗣清的肩上細細喘息，彷彿幼貓無力的在撒嬌。

裴嗣清只覺得肩頭奇癢，卻又無心去管，全心全意的去撫弄那已經滴出透明液體的可憐分身。

「嗚……」

碧落繁有種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感覺，他不是沒有與女子交歡過，也不是沒有自己解決過，只是自己一雙手不論怎麼練武都沒有如今這厚實緊密的觸感。

不知是蛇毒的作用，還是這雙大手的魔力，他醉了、迷惑了，情不自禁的隨著對方的動作搖擺著纖細的腰肢。

「嗯……哦……對，快……再快些……」

「我……」看著他這般媚態，裴嗣清的手不禁顫抖，臉上好像塗了胭脂一般，幾乎紅透了。

熱源全都湧向一處，碧落繁感覺自己就快釋放了，但手的動作卻慢了下來，他不滿地皺起眉頭，大聲呻吟，才又感覺到那銷魂的撫弄。

最終，乳白色的液體射了出來，沾了一手，望著自己手中的濕潤，裴嗣清一雙眼不敢置信地瞪得老大。

「看什麼看？你又不是沒有？」慾望得到抒發，碧落繁腿有些軟，雙目間也仍帶著情潮，但神志終是清醒了些。

紅腫的傷口漸漸消了下去，只是那兩道牙印依然格外顯眼，碧落繁沒好氣的抱著

自己的大腿，心中把憐君罵上了一千遍。

漸漸的，體力重新回到身上，但淫毒沒有全退，好不容易軟下去的昂揚又再次立了起來……

這次，他不再把眼神遞向裴嗣清，而是當著裴嗣清的面自己解決。

「繁兒……」剛回過神來，手上還濕漉漉的，抬眼便看到如此刺激的一幕，差點沒噴出鼻血來。

耳邊全是碧落繁時重時輕的喘息呻吟聲，他想捂住耳朵，卻礙於手上的液體，只得眼睜睜的看著碧落繁的動作。

不知為何，碧落繁始終無法順利抒解勃發的慾望，而那幾乎令他燃燒起來的情慾已經不能再壓抑下去，雖然百般不情願，仍只能屈服。

他再次對著裴嗣清吼，「還不過來幫我？」

沒有那雙長滿厚繭的大手，他居然射不出來？難道是這陣子未近女色，導致這方面出了問題？！

已經無法用言語來形容此刻的心情，裴嗣清腦子裡一片混亂，下意識聽從碧落繁的話往前走，像被操控的木偶一般，用潮濕的手撫上紅得讓人心疼的腫脹……

天亮了，清晨的陽光灑在兩人身上，碧落繁身上佈滿水珠，既有激情時的汗水也有冰涼的露水。他兩頰微紅，腳步虛浮的靠著樹幹喘氣。

「該死的，我一定要殺了憐君！」或許是縱慾過度，碧落繁心情極差。

他會永遠記得這個恥辱——他被迫用裴嗣清的手發洩了三次，整整三次，毒性方才退去，將他向來倨傲的心打擊得幾乎承受不住！

他何時有求於人過？又何時要人用手來解決這種事情？最可恨的是這人居然是他痛恨的裴嗣清！

「你還愣著幹什麼？不去把手洗乾淨？」轉頭，就看到裴嗣清一臉呆愣，癡癡的望著手發呆，碧落繁更是怒上加怒，哪還管自己的偽裝身分，開口就是一句喝斥。

「哦……」

走到河邊，木然地洗去雙手上的腥味，裴嗣清依然沒有回神，腦中全是碧落繁在自己懷中呻吟的模樣，怎麼也驅不走。

「爹，你怎麼了？」意識到裴嗣清的態度有些不對，以為他察覺到什麼，碧落繁趕緊換了張笑臉，湊了上去。

好不容易把手洗乾淨，卻依然覺得手中的異樣感尚在，一轉頭對上碧落繁的大眼，先前曖昧的一幕幕又回到腦中，裴嗣清的臉龐立刻通紅一片。

「呃……沒什麼，你……你還好吧？」他強行穩定了心神，說話卻結結巴巴，覺得眼前的少年變得……

是什麼改變了他們父子之間的感情？看著繁兒，他已經感覺不到半分親情，有的只是說不出來的……

「毒已經解了，我沒事了。倒是爹，你要為我報仇，都是那個憐君把我害成這樣的！」拉著裴嗣清的衣袖，碧落繁假裝委屈地道。

雖然這件事情過了，但他可不會忘了要借刀殺人，若是武林盟主殺了憐君……這場好戲他絕不會錯過。

「你不用擔心，爹一定會為你討回公道！」

若憐君是對自己下手，他或許還能不計較，可繁兒是瑩瑩的兒子，這孩子沒爹沒娘的吃了那麼多苦，怎能再讓他受委屈？

「就知道爹最疼繁兒了。」眼見計謀得逞，碧落繁笑得很開心。

除了那日憐君出來鬧事，一路行來可說是風平浪靜。

幾日來的相處，裴嗣清對碧落繁視如珍寶，處處都以他為先，碧落繁倒也不客氣，大方享受著他的寵愛。

裴嗣清盡量不去想那日發生的事，就算想起，也自我安慰一切都是為了幫繁兒解毒，那日奇妙的心情也只是一時迷惑，因為他和繁兒才剛相認，加上繁兒與瑩瑩太過相似才會如此，只要之後多注意些，相信這種情況便不會再發生。

「裴盟主，裴盟主，快開門！」

清晨，房門被拍得「砰砰」作響，剛起床的裴嗣清聽到有人在門外大叫，當下便起身開門，門才剛開了一道縫，一個人就衝了進來，激動萬分的抓住他的手。

「趙掌門，何事如此匆忙？有話坐下慢慢說！」看清眼前來人，原來是北山派掌門趙梓儒，裴嗣清這才放下戒備，反手將門給帶上。

記得那日他已和善惡先生說得很清楚了，要他領頭討伐魔教可以，但得等他先回府一趟，把一切事情安頓好再商大事，這趙掌門如今找上門來做什麼？

「裴盟主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小兒……」年過五旬的趙梓儒跌坐在椅子上，悲痛得連話都快說不出來。

「令郎怎麼了？」好不容易聽清趙掌門的話，他連忙問。趙公子他曾見過幾面，此人模樣俊俏，武功深得趙掌門真傳，性格爽朗，他頗為欣賞。

「還不是、還不是那邪魔碧雲宮，居然把派人把小兒擄去，老夫已經動用了所有門下弟子去尋，依然沒有蹤影，老夫只有這麼個兒子，裴盟主一定要幫幫忙！」趙梓儒淚流滿面，看來是實在走投無路才來找他。

裴嗣清正待再仔細問下去，房門卻突然被推了開來，走進來的人卻是碧落繁。

「趙掌門的兒子被碧雲宮的人擄去了？」

他雙目犀利地凝視著趙梓儒。原本他仍在睡夢之中，突聽鄰房傳來響動，側耳細聽，居然讓他聽見這種事！

「繁兒……」

「這位公子是？」房中突然闖入一名陌生人，趙梓儒怔了怔才問。

「趙掌門，這位是在下失散已久的兒子。」裴嗣清上前把碧落繁拉到自己身後道。此事他不想多說，畢竟私生子之事怎麼說也不太光彩，他不想讓別人拿此事嚼舌根，傷了繁兒的心。

「趙掌門，你能否將令郎失蹤之事仔細說說？」碧落繁又問，他表情雖平靜，實則心中波濤洶湧。

他離宮之時，便已經下令宮中人不得輕舉妄動，沒想到居然有人用他的名義劫人，此事他定要徹查清楚！

「事情是這樣的……」

足足用了半個時辰，趙梓儒才把事情經過說明白。

碧落繁聽完，只覺此事疑點眾多，當下便不客氣的問：「趙掌門，你說是碧雲宮擄人，究竟有何證據？依你所說，他們從頭到尾都蒙著面，連碧雲宮的名號都沒有報出來，如何確定這件事是他們所為？」

「他們是沒說，但從他們身上掉下來的令牌可不會假。」趙梓儒從懷中掏出一面青色令牌，上面刻著一個碧字。

摸著熟悉的令牌，碧落繁的心中疑雲頓起……

這的確是碧雲宮的令牌，而這種青色的令牌只有侍衛長以上的人才可佩帶，難道那黑衣人真是他的人？

可轉念一想，碧落繁又立刻否定了這個猜測。碧雲宮中絕對不可能有人如此大膽，沒有他的命令擅自行動！

「繁兒，你又在想以前的事？」看碧落繁半晌都不說話，裴嗣清哪會不明白。

繁兒以前是碧雲宮的人，自然對碧雲宮非常熟悉，趙梓儒手拿出的這面令牌多半真是碧雲宮的。

「嗯，這令牌的確是碧雲宮的，但碧雲宮中紀律嚴明……」

他擄走各門各派的年輕弟子，也只不過是為了得到各門派的祕笈，之所以找些年輕人，是因那些老傢伙不好對付口風又緊，得到他想要的便放人了，至於那些人沒有他碧雲宮的凝碧丹，有沒有辦法自行通過山中毒瘴，那就與他無關了。

「裴盟主，令郎好像知曉碧雲宮的事，難道……」趙梓儒雖然心急兒子下落，卻沒有老糊塗，聽出了碧落繁的弦外之音。

「這……犬子對江湖之事甚是好奇，碧雲宮為魔道之首，他自然打聽的多，望趙掌門不要見怪！」背後冷汗直冒，裴嗣清連忙找個藉口。

他可不希望被人發現繁兒曾是碧雲天的男寵，以免有人對他不利！

「趙掌門，令郎的事在下已經知曉了，你先回去加派人手繼續尋找，在下先與府中聯絡，看是否有什麼對策。」發現趙梓儒眼神中仍有懷疑，他趕緊變相地下了逐客令。

「那就有勞裴盟主，老夫先告辭了。」趙梓儒好歹也是老江湖了，自然不會不知道看人臉色，聽裴嗣清這一說，便收回令牌，拱手起身離去。

趙掌門離開後，見碧落繁仍在沉思，裴嗣清忍不住打破沉默。

「還在想碧雲宮的事嗎？」

「嗯，爹知道我從小就在碧雲宮裡長大，碧雲天是怎麼樣的人我豈會不知？他絕不會無故去綁趙掌門的兒子！」碧落繁話語中帶著篤定，神情也無比嚴肅。

他自然不能透露自己才是碧雲宮真正的掌權人，只得託詞，沒想到卻引來了裴嗣清的誤會。

「繁兒，俗話說的好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如此待你，你還為他說好話，你太善

良了。」對於他如此信任碧雲天，裴嗣清莫名覺得心酸，但又想他可能自小就被碧雲天擄去，尚不知是非就成為男寵，恐怕也不覺得此事有錯，此時也只能好言相勸。

「他待我很好啊，從小就把我當……」碧落繁心中想著事情，沒多注意便脫口而出，可說到一半發現說漏嘴了，趕緊閉口不言。

「他對你好，還不是希望從你身上得到回報？」

見他不語，裴嗣清益發覺得自己有理，開始長篇大論的說大道理，完全一副慈父教子的模樣。

「爹，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好不好？你不是答應趙掌門為他尋子嗎？」不想再聽他多言，碧落繁趕緊轉移話題。

他現在是多說多錯，裴嗣清不是傻瓜，只是一時半會被他的謊言迷惑，若讓他起了疑心，仔細去查，那可就大事不好了。

「算了，不提這些事。繁兒，你對碧雲宮比我熟悉，說說該如何救人吧。」收斂心神，也不想提起繁兒的往事令他尷尬，裴嗣清把心思轉回了趙家公子身上。

「要我說啊，很簡單，再回碧雲宮一趟探探是否真是碧雲宮擄的人不就行了？」離宮幾日便發生這麼大的事，看來他必須回宮一趟，只是得拐這裴嗣清同行，倒需要用點計。何況，他也想看看裴嗣清會為他這個假兒子做出多大犧牲。

「嗯，說的也有理，這樣猜來猜去不是辦法，倒不如直接上門找人乾脆！」不知碧落繁的盤算，裴嗣清沒有多想便下了決定。